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苗序濂

謄録監生臣汪　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六年六月辛未朔戸部言江浙湖南福建諸路没官田産昨許人佃租近因鍾世明請出賣而未有買者見佃人因此失業令乞仍舊給佃二月乙亥鍾世明建請出

上曰建議者不過利於得錢耳若許民租佃量立租課民必利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沈該曰陛下卹民

務本如此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昨議役法者欲以批朱白脚輪差遂致下等人户被害謂如一保内上等家業錢一萬緡中等五千緡各已充役謂之批朱下等家業錢百緡末等五十緡已下未曽充役謂之白脚然下户無力可充遂有差役不行之患乞將批朱歇役滿六年者便與白脚比並物力再差從之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右承務郎何惟清上疏訟其父鑄頃嘗被命與曹勛出疆與金人辯其逆順勤懇之時哀切至慟是以

未幾得濟其事而為秦檜所忌事實不傳詔付史館

壬申咸寧郡夫人郭氏薨郭氏歸普安郡王生四子愉愷惇㓜未及名薨年三十一權攅于北山之修吉寺

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議者必曰方今員多闕少不可行也又曰郡守之賢否未可知若或委之臺諫監司薦其賢能又恐臺諫監司未可信也臣乞聖斷逐路擇郡守三兩員課其勞績俾之再任委

有異政者不次陞擢以激勸之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自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然久任亦不可為定例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考察課績列銜保舉再任仍令尚書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 中書舍人吳秉信兼實錄院修撰 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言紹興十一年得旨令宕昌寨歲所市西馬十分之二給本軍而茶馬司積五年不與令軍中有馬

七千皆已老大恐無以備緩急望令茶馬司今歲如額支撥其餘逐旋補還從之

甲戌宰執進呈秘書省校書郎黃中面對劄子言自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憸人布在郡縣不復以民為意自陛下一新百度而半年之間監司郡守出於親擢及近臣舉薦者不過數十人他皆如故謂宜取法祖宗精選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假以歲月令徧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犴之冤濫財用之蠹耗官吏之

貪污茍且與夫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其監司守臣善惡之尤著者每路各黜陟一二人以新天下之耳目上納之乃詔諸路監郡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當議黜陟

御史臺言去年十月以後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曹泳吉陽軍莫伋化州王湑南恩州王葦高州汪召錫容州陸升之雷州張常先循州康與之欽州徐樗高州王會循州雍端行賓州林東英州鄭煒雷州已上並編管呂愿中封州安置王曮建昌軍曹雲柳州已上並居住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

州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俞俟卒　右承議郎蘇師德通判建康府

乙亥秘書省正字張震言四川茶場每貨茶百斤以上必有所增予謂之加饒所以優商官自捐之民則無與自韓球行刻剥之政希增羨之課始取償於民盡舉所捐增為正額或一場增至三二十萬茶既不足則併採新芽來年轉荒舊産愈負自此額未嘗足民日破貧且民者茶之所自出商者茶之所自行優商而困民是浚

其流而竭其源也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强悍之民起為私販以為苟保於朝暮孰與坐待於死亡其弊若斯將損國計願將韓球以前茶額比今所取裁酌施行庶幾民力稍可復舊以為四川根本之計從之

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上既命二相乃詔克俊過闕對之翌日遂有是命　右正言凌哲乞下諸路州縣將去年十月以後所降寬恤指揮并臣僚論列得旨章疏如約束受納催科推排差役之類

榜之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從之　新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昺罷昺會從弟也右正言凌哲劾昺兇狡刻薄嘗諂事李椿年辟充江東經界官所至肆爲殘酷吏民有犯贓百錢者不問法之輕重一切籍産徒配且言晝旨如此每州破壞無慮數百家故有是命

戊寅沈該等奏今次科舉臣等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國子監轉運司並無牒試之人因進呈檢會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炳中第炳乃翰林學士承旨穀之

子遴命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熺登科尚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秦塤中甲科所對策敘事皆檜熺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貢院遵依咸平三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中興聖政史臣曰建炎初策士以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

己卯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勃知湖州

辛巳左朝散郎敷文閣待制錢周材落職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其不孝不法而權臣以鄉里之私置在侍從故也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宣教郎石公揆追復直龍圖閣皆以刑部看詳元犯來上故有是命　左奉議郎孫覿復左朝奉郎覿既叙官當秦檜秉政畏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始上書自訴乃復舊秩　起復武翼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

充思州都巡檢通管州事田汝端知思州從本路安撫司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左朝散大夫添差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方雲翼前任通州通判姦贓狼籍彊市民田三十餘頃驅歸業之民與之耕種權臣亦畏其利吻祿廪不絶伏望重賜竄逐庶幾有以懲戒詔雲翼先次放罷其通州在任日所置及奪取民户田産令本路轉運司盡數拘籍開具申省取旨　閏十月壬寅行遣

甲申刑部尚書周三畏引疾罷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宫　秘書省校書郎黄中正字葉謙亨並兼實録院檢討官　樞密院言御前諸軍見行招塡闕額人數竊慮亦有强刺不情願人理宜措置詔諸軍都統制嚴行約束不得强招其招到願充軍人主帥躬親審問委的情願方許刺塡仍出榜曉諭後有陳訴其所委招軍統制官已下取旨重作施行各具知禀聞奏

乙酉秘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葉謙亨面對言陛下留意塲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

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弊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　右奉直大夫張杓試大理卿　成忠郎柯熈為武學諭始除

也　詔左從政郎新楚州州學教授劉度左迪功郎林之奇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之奇福州人度歸安人已見既而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度素無行義親喪未除兄弟析居頃為漕司試官受韓世忠使臣之囑欲取世忠之子得解使之召試公論謂何乃罷之度罷召試在丙申

丙戌左宣教郎新洪州州學教授王剛中入對論脩徽宗實錄事大體重望特詔史局採訪舊聞參考詳記擢剛中秘書省校書郎以其奏付實錄院剛中吳秉信所

薦也剛中初見紹興十五年三月　武功大夫新知全州劉光時乞鑄夾錫錢執政以為難行上因論錢法隋末唐初其弊極矣至開元工始精緻國家如太平祥符崇寧錢亦甚精沈該等曰是時銅料豐饒故能如此上曰當今盡如舊制工費所不較也上又曰近日雨澤甚霑足暑中此雨絕難得殊可喜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于萬壽觀依在京以純福為名

是日流星晝隕

戊子左朝奉郎新通判泉州黄祖舜言取士先行實而後文藝今有抱道懷德之士不就科目乃老於布衣無以自達而群試有司其間輕儇之流躐取膴仕往往而有以此較彼輕重大不相侔臣愚以謂鄉舉里選不可遽行文藝行實難以驟改參酌而用之或有補於治道欲望布告中外自科舉取士之外有能學行修明孝悌純篤為鄉曲素所推重者縣薦之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縻以好爵以此激勵天

下庶幾士風歸於淳厚亦鄉舉里選之意上曰文學德行自是兩科若果有德行純篤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以其奏下禮部遂以祖舜守尚書倉部郎中　右朝請大夫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言州縣有經總制合取錢自來據所收多寡合得之數申解近因曹泳之請止以紹興十九年立為定額是年係經界年分人户將白契及隱匿田段一併投印税契是致所收最多若以當年為額則是與郡縣開掊斂之門遂致

遂州知通立賞督責必要及格以希賞典欲望特降處分除夏秋二税經總制錢有定額外其餘合收窠名錢物只得據實收起發即不得隱漏侵欺所有前項立額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詔户部看詳取旨邦獻又言監司以互察為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騷擾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遠方正要卿發摘姦贓選舉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符行中落職罷宫觀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在蜀中恣

為不法掠斂四川珠貝錦綺以媚時相又督朝廷所放
五年舊欠蜀人怨入骨髓故也
辛卯秘書省正字張孝祥面對乞將去年郊祀以前官
吏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間論訴監司按發
即依條看詳審實外如條取怨故相並緣文致有司觀
望煆煉成罪之人乞免審實便與改正上曰近來如此
雪正者甚多已令刑部施行孝祥又言昔王安石作日
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如安石臣

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望取去歲以前修過日歷詳加是正審訂事實務在貶黜私說庶幾垂之無窮從之　入内武翼郎永祐陵攢宫都監鄧友杖脊刺配瓊州牢城收管坐盜伐陵木以葺私舍故也　禮部言欲自今年七月朔為始太學生請長假满百日之人並依條檢舉填闕從之　秘書省正字胡沂兼實録院檢討官

甲午詔前侍從論罷未復職人寄祿官至朝奉郎以上

身亡在去年大禮十年内者許以致仕恩任子用吏部侍郎權尚書張綱請也監察御史樊光遠建議而吏部舉行之

乙未右朝請郎蔡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樗投李椿年為經界官所至暴虐故也

丙午詔黎雅州博易場官市珠犀水銀麝香等並罷令民間仍舊交易　左廸功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太學養士千餘人而月試人數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

科舉為優不知以舍選為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今科舉容遹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選為榮則將重去學校而人材成就詔吏部看詳申省

丁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邵卒邵起守池州踰時復請祠去道由廣德軍值其生日前一夕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為壽視之死矣邵以丙子歲六

月二十七日生復以其年月日死人皆異之

秋九月辛丑樞密院言武臣知州軍見闕數多及有過

滿處詔三衙主帥保舉内外武臣知書諳練民事堪任

知州軍人殿前司三人馬步軍司各二人如後犯入已

臓及不職與同罪各具狀奏聞　保寧軍承宣使知西

外宗正事士衎言西南兩外宗正司相去不遠凡所申

請及鈐束訓導宗子事體一同欲望許兩宗司官每年

一次往來商議職事從之

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匹內十二萬匹令與户部措置商量收買合用錢於內庫支還餘十二萬匹令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為免丁錢令陛下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被蒙實德令歲絲蠶登熟置場收買便可足數上曰不唯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曰即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

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廼因郊賜赦
曠然與之昭洗於是中外之士交章公車陳詞槖省以
自祈辨雪者殆無虛日聖恩寛大悉命有司量其情實
或除罪籍或復元官寃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臣
竊見比來檢鼓院上封者滋多頗涉冒濫如其所犯元
因語言疑似之類或可矜憫至於姦贓狼籍已經按治
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或稱
向笞違誤權臣所致例圖解免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

而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尤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儻復齒吏途再臨民社必且益務掊尅以殘虐吾民無所忌憚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庶使貪汙知畏官曹寖清實天下幸甚詔刑部看詳取旨其後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鞫勘贓證結録別無翻異已行斷遣者並欲具元斷因

依分明告示其餘特被罪或因緣連累斷遣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即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左朝奉郎沈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左朝散大夫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劉長源罷右正言凌哲言長源嘗冒臺察之列首創異議乞任崇寧以後大臣子孫陛下亟加貶斥後因與王鲁連親起廢專務營私每歲舉官陛改不問賢否凡一薦章必得錢五百緡乃始劾奏逦者被旨追證王鼒不法事凡鼒强取民田多不

給還見訴臺部其用心如此望賜罷黜以為朋姦慢令之戒故有是命　詔四川宣撫制置使鄭剛中李璆書押過便宜付身與除程展限一年換給若出違令限更不施行

癸卯尚書工部員外郎吳援乞補外除秘閣修撰知綿州

甲辰詔三佛齊國遣使入貢可差睿思殿祗候黃大求充押伴官　御史臺檢法官褚籍言近來州縣守令類

多貪墨每有豪户及僧道富贍者罪犯必令獻助錢物或作贍軍支用或作修葺亭館多者數千緡少亦數百緡更不原其所犯輕重例作縁故釋放此風寖長不可不革望俾有司嚴立法禁並以贓論從之

乙巳右正言凌哲乞下諸州縣應積年掛欠苗税官物等並權住催候至秋冬之交收成了畢再行追理詔户部看詳其後積欠殘零如所請

丙午右奉議郎薛仲邕特勒停送連州編管時仲邕進

狀乞宫觀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謂省吏曹溈實教之
溈泳之族兄弟二十餘年凡執政左右司多萋斐於故
相因以廢罷中朝為之切齒洎魏良臣秉政漏洩省中
事皆溈為之望屏之遠方以為治世蠹賊之戒詔溈特
勒停惠州編管
丁未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知撫州張子華目不識字
初以玩好結託時相遂遷福建廣南兩路市舶貪汚之
聲傳於化外知武岡軍李若樸交通王㑹其丞大理也

岳飛之獄既具若樸獨以為非務於從輕今復令守湖外其異議如是得不為之慮乎若樸貪汚刻剥通判方疇欲裁正之若樸求疇之過言於監司疇遂坐深文貶責詔並罷　左武大夫伏深言四川州郡駐泊東軍皆係宣和間發來戍守緣兵火各無所歸今邊事寧息諸州軍盡將年老或殘疾之人並行揀放無所仰食往往至於乞丐甚可憐憫欲望免行揀汰支破半分衣糧至身故日止仍將已揀放人拘收存恤詔制置司行下諸

州如所請四川東軍之籍凡萬二千四百九十人萬二千一十人禁軍四百八十人廂軍夔州四千四百四十七成都府三千三百六十瀘州二千九百八十九劍門關三百六十文州三百二十利州二千二百二十五內二百人廂軍蓬州二百三十六恭州二百閬州百五十廂軍巴州百三十廂軍龍州四十三休兵以來竄死相繼瀘南帥臣聞于朝有旨招河東北陝西等處流寓人及本軍子弟補額然流寓不復有矣至今循之此以四川制置司事類附入得旨招補乃江陽志所云不知何年月指揮也皇

叔福州觀察使士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惠國公

夜彗出井宿間

戊申宰執進呈次上曰夜來太史奏彗出井宿間朕當避殿損膳以荅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實封陳言務盡應天之實遂下詔曰太史言彗出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尚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

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寛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所屬州縣詳慮決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踈放務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實　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郎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一任方許闗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便用屬官差遣理當親民故也

庚戌尚書左僕射沈該等以星變引咎且言兩夜微雲

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亦有常數卿等不須如此待罪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消天變可也該曰臣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宣諭臣等奉行上又曰據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問遠近耶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近因臣僚奏請乞根括銅匠招入鑄錢監充役戶部看詳下提刑司委諸通判括責籍定鑄造銅器人姓名聽候指揮臣契勘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百家家有十數口

若盡行拘籍即是一旦驅數千人轉徙異鄉復當重役似非國家忠厚之意況向來臣下奏請止欲禁人銷錢為器只合申嚴條制戒飭州縣常切禁戢俟其違犯決配鑄錢監可也今來見有祖宗成法又未有犯法者遽然押付鑄錢司有如工役之重固所不論而養贍不足失所者多矣竊恐於法未為允當伏乞申嚴禁戢銷鎔錢貨條令嚴切施行若已成坯而未鑄者已鑄而未出賣者臣擬欲並許諸色人告首盡以家業充償然後斷

配錢監庶幾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從之　御史臺主簿李庚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勸士類嘗聞謝泌居官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上如此比年以來士大夫非唯不知出此抑亦有甚者焉彼其經年不剡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須闔郡不舉一人以為子孫換易之地是雖出私意猶之可也甚至闕陛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是以㢘隅之吏絕意於榮塗而

姦贓不逞之輩侵漁公上掊斂百姓日營苞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賣舉狀之人取者與者各坐贓論庶乎祖宗之法不為虚文而賢不肖之徒有以旌别實天下幸甚詔令有司立法其後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九月丙午立法

辛亥詔諸州知通取索逐縣丁簿依年格收附銷落如將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丁錢及老丁不即銷落並許赴臺省陳訴又詔豐濟倉俟農隙興工及内外别有修

造去處並行權住又詔昨來經界打量定驗輕重失實去處許經看詳官陳訴可更展限半年委守令申漕司審覆依公改正訖申省皆以星變故用尚書省請也

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言安撫司回易庫昨將官錢責借油鋪并置米鋪以收利息又居民日用蔬菜果實之類近因牙儈陳獻置團拘賣尅除牙錢太多致細民難於買賣又本府買撲稅錢并新添河渡所納錢物不多因此邀阻往來之人欲乞並行住罷從之三

事皆曹泳所創及是因星變而罷

壬子詔諸軍因罪勒令自効之人不得一例揀汰離軍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諸州私置稅場廣收醋息而州縣官切切然必加意於其間蓋欲倍有所入盡歸於公庫有餘則分受以及巳伏乞申嚴行下令守倅遵依紹興勅令按月支見任官供給或過數以請并過數以支者並以自盜論令臺諫監司依條按劾使州縣官稍知禮義廉耻之風則刻意擾民者潛消於州縣矣從之

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件言刑獄財計者各委本部看詳餘並委中書舍人吳秉信王綸權給事中凌景夏仍添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又詔諸路州縣前後添置河渡去處並罷聽從民便又詔州縣和買紬絹及和糴草料等將官户及權勢之家並與平民一等科納如輙敢减免官司及减免之家並計贓科罪令監司覺察皆以尚書省有請也

乙卯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然退減陛下尚未御正殿

臣子之心實自不遑今日欲率百官拜表奏請上曰雖

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該又奏前日臣等以

輔政無狀欲待罪乞行罷免蒙宣諭再三所以不敢上

勤聖聽上曰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答天

戒耳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秦檜意押往本貫

或他處聽讀不曾檢舉施行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

也上又曰訪聞淮上米價甚平民間實難得錢可令會

問米價官中若與收糴民間得錢亦兩便也該曰便當奉行　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謚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謚以表之事下太常至是用博士劉嶸擬定行下上語在六月癸巳今併書之

丙辰詔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可特放逐便仍許取

應又詔臨安府猪羊圈并安撫使回易麻布連竹紙增

息出賣及責借官錢付炭牙人放炭收息可並住罷又

詔諸州民間地土占充官司營寨房廊其隨地產稅和

買並與除放明癸嚴衢州所買發納牛羊司羊口令椿

支合用官錢依市價和買不得依前抑配民戶應州縣

受稅賦即時銷注並只以縣鈔照用不得取索戶鈔皆

以尚書省有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竊以易曰

渙汗其大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葢號令者大君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故一號令之出謀之不可不臧發之不可不慎行之不可不久臣竊觀臣下之奏請有所謂應詔者有所謂輪對者有得見闕而朝辭者有當替罷而朝見者是皆合對而奏請也或曰且以藉手且以塞白且以隨例責其端慤以陳利害十無一二也因而為之變易法度可乎因而施之號令可乎臣謂革其所可革不必以一言而為之改易因其所可因不

必以一言而為之仍舊實以上關社稷軍民之安危下
繫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可不察也臣伏望睿慈率由祖
宗之典章深監帝王之因革有如號令之施設必使有
司公心平氣熟思詳擇推原措畫之從違討論奏陳之
意嚮利則行之害則除之不輕信而立法無曲從而反
汗使獻言者不能窺伺間隙而容其姦則號令素定吏
民信服天下幸甚從之　權禮部侍郎賀允中言臣聞
為君者在恤民應天者必以實臣敢以刑罰財用致傷

和氣二事試為陛下陳之夫刑獄之官人之司命方今州縣獄官凡拷訊罪人未嘗監臨盡付公吏之手每一鞭笞極其慘酷號痛冤呼聲聞道路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其致傷和氣者一也國家財用寘名立額率用一歲中制其由來久矣比年以來經總制錢立額以紹興二十六年中最高者一年十九年之數為之其當職官既有厚賞以誘其前又有嚴責以驅其後額一不登每至横歛民間受獘不可勝言其致傷和氣者二也望詔

天下刑獄勘官每遇考訊須自監臨經總制錢改立歲額以為中制庶使刑罰清而民自不寃財用節而孰與不足於陛下恤民之心應天之實或有涓埃之助詔户刑部看詳申省　夜彗星沒

丁巳宰相沈該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表三上許之　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言伏睹詔書以星文示變上軫聖慮許士庶實封陳言又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寛恤事件聞奏仰見陛

下嚴恭寅畏克謹天戒亟欲消變復臻和平天下幸甚然臣竊謂求言為易聽察為難臣區區所見尚慮疎遠之人鋭於納忠設意過當有強出新意而致衛改祖宗舊制者有取便一時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害者有貪竊復之名而不以用度較之致州縣不免暗取於民者若此之類自非深思熟慮實難遽見欲望明詔有司凡看詳羣臣所上章奏必須審慎究極事情不得一切苟簡更乞萬幾之暇躬垂省覽唯不悖戾祖宗舊法可以經

久而實惠及物乃聽施行庶幾事體稍重動合人心而和氣可召災異非所憂也詔劄送看詳官　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言切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紹興二十一年有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命下之日萬口歡呼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人蠲除其土著人户反成偏重臣竊謂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

德澤之施實先京師今陛下施德澤以幸斯民而有司不能奉承失信於下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敷和買絹匹數止二千六百有餘耳此在國計如秋毫之輕而民户蒙被恩賜有邱山之重伏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幾德澤無偏詔令有信足以稱陛下發政施仁之意詔户部看詳如所請　武德郎殿前司游奕軍訓練官顏深知珍州右武大夫石世達知叙州敦武郎殿前司準備將光盛按光盛上疑脱姓　知宜州武節郎添差

漳泉州同都巡檢使王格知龍州脩武郎侍衛馬軍司

點檢醫藥飲食李宗周知賔州皆用管軍楊存中成閔

應詔所舉也宗周新泰人父翼宣和末守邊死事旣而

宗周入辭上錫以金帶且索翼忠義事迹以進遂改知

永康軍宗周入辭在九月丁巳改除在辛酉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

前司水軍統制王交特轉遥郡一官時浙東海賊林軍

入等作亂交率兵捕獲之故有是命

戊午詔近令諸路監司守臣條具便民合行寛恤事件

提點刑獄官親行決獄緣四川去朝廷遠尚慮奉行滅裂致實德不能及民可令制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催督如奉行不虔按劾以聞當重寘典憲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吳景偲行宗正丞景偲入對上曰卿遠來所經歷處民間有何利病景偲言雨暘順適百姓安居樂業上曰百姓樂業莫亦增長和氣否景偲曰自去冬以來陛下進賢退不肖政事一新和氣充塞歲必豐登上諾之　詔民間私欠逋負依欠官物指揮

限紹興二十二年以前並行除放以户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應詔有請也

辛酉夜天雨水銀

癸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方今於祁寒隆暑暫罷講筵許近臣進故事是欲令禁從少竭愚忠裨補國論近來講筵所胥吏輙違舊制取索副本稱講筵要用自紹興十三年為始臣竊疑之是必懷姦之人自為朋黨惟恐臣下獻忠背違其意故令吏胥取索伏乞特降睿旨令

後不許取索副本只乞令就通進司進入庶幾臣下得以輸罄忽之忠從之　降授左奉議郎知瀘州李文會復左朝奉郎　武功大夫侍衛步軍司正將曾安仁知文州敦武郎侍衛步軍司準備將張希道知融州安仁珏子與希道皆管軍趙密應詔所舉也　故右朝散郎韓叅故右承議郎万俟允中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皆追復舊官

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近聞福建路州縣以鹽綱

擾民每歲增添不知紀極福建民户素貧因科敷鹽貨家家堆積而錢穀空虛日甚一日臣究其所由來不特縣令容其姦實由太守漕臣藉此以應付權貴恣為妄用上下督責更相黨庇故有以致然也乞令本路憲臣巡歷一路州縣並不許過紹興元年般運鹽綱之數立為定制仍仰監司按劾臺諫彈奏人户越訴在州當職官在縣令佐並以自盜論庶幾杜絶一路之害先是福建鹽貨漕司悉貯於海倉令劔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

之以供歲用其後漕司提舉司及州縣皆自賣鹽名數既不一而州縣又高其直以收其利吏緣為姦鹽惡不可售即按籍而敷號口食鹽下里貧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鵬舉以為言詔付户部其後本部乞委提點刑獄吳逵躬親廵按覈實限一季畢從之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奏近年有司申明續降指揮多有與祖宗成法違戾已令看詳改正至今不曾具到沈該曰六部以謂若一頓更改恐致紛紛欲每因一事

便與改正一項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得以舞文不若督責與一番改正該等奉命而退　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　詔展限陳訴經界不當指揮更不施行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恐權勢豪强之家將已定賦税反均及於下户故也

丁卯直龍圖閣知衢州錢端禮罷以端禮在任違法害民本路漕臣張匯體究得實故有是命詔令舉行在職事釐務官所隨親如依得服屬不以已未有官並令赴

國子監請解其有官人不得依前循例陳乞赴兩浙運司試從禮部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遹者以彗出東方許士庶實封陳言可謂應天以實然臣下之奏請類皆更改法令或為一已之私或為一鄉之利今欲鏤板遍行天下皆歸過朝政有闕而已如此則止容姦人紊亂治體使小人之欠逋不償者頑猾人户之不納苗税者姦雄胥吏之有詞訟者至愚不肖之唱為浮言者時時候星文之變則得以售其姦矣然此彗星之

出井宿躔度晉地之分野臣不敢臆度自取欺罔之罪臣聞惟守常然後可以應變能應變然後可以禦亂古今之通論也臣伏乞睿慈奮乾綱之斷廓離明之照使浮言不作以慰四海之心所有鏤板播告改易德政之請姑少遲之然後下酌民言上承天意為之討論因事修入紹興勅令以為一代之仁政萬世之良法臣不勝至願從之人主求言誠切如此而中丞乃為此論不知何說也

是月編管人前右通直郎張常先卒于循州常先素凶

愎部送使臣嘗為所杖乃苦辱之常先在江西又嘗不禮於右翼軍統制官賈和仲和仲以書抵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曰彼視我曹如糞土不可不報寧幽之土窖中少日而死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六年八月庚午朔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吏部郎中葛立方守左司郎中 尚書吏部郎中汪應辰守右司郎中 右朝奉郎齊旦特追兩官勒停旦嘗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既罷去代者朱冠卿奏其在任一年

半失陷錢課共為錢二百八十六萬餘緡又不法十五事朝廷委官究實乃黜之

辛未尚書司封員外郎劉章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朝奉郎知太平州章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右朝奉大夫新知秀州向伯奮言臣嘗觀一州一路之間無不以財用為先催科之急民大受弊望特委近臣取諸路州軍每年用度出入之數稽其失陷革其妄用有餘者取之不足者稍蠲以予之以入制出

皆使粗給尚有敢非理擾民者重置於法則斯民受無窮之賜詔戸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言欲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遵依見行條法常切鈐束不得非法科擾及取見行州軍財賦每年支收出入實數稽考有無侵欺失陷輕費妄用開具供申省部審實參酌施行從之

壬申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轉對論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不須更改今祖宗法令無不具備但當遵守

比來輪對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無可奏陳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有司看詳尤宜詳審朕觀漢史曹參遵蕭何畫一之法而漢大治蓋何所定律令既已大備若徒為紛更豈所謂治道貴清淨耶　吏部狀紹興令諸奉制書權攝職任者許舉官他郡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所差者不得薦舉紹興二十五年續降指揮諸路應兼權監司並許依正官例薦舉內權職司之人許作職司收使今來諸路監司往往差足其前件指揮難以

遵用欲依舊法施行從之

癸酉右承議郎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還論州縣科配被於細民而不及豪右上謂大臣曰科敷不均最為民害出榜之說朝廷累有指揮唯是官吏為姦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出榜耳上又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　秘書省著

作佐郎趙逵周麟之並為著作郎

戊寅右正言凌哲論改官之法行之既久不能無弊憸巧之徒不顧廉恥多行賄賂凡可以得利者無所不為薦章一紙陰求先容有費及五六百千者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減舉員為救弊之術上謂大臣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於贓罪則不貸蓋以贓罪害及衆不可不治故在法所舉之人犯贓舉主當與同罪然自來不曾舉行故

人不知所畏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者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恐未須便改法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當遵禀　詔敷文閣直學士秦塤左承事郎鄭時中秦焴左承務郎秦焞左廸功郎沈興傑所帶階官並易右字左宣義郎曹冠左從事郎周寅左廸功郎鄭縝並駁放先是左承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應詔上書論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絶施於子孫皆寘優異之選又

私於族裔親戚又私於門下憸人穢夫前舉一榜如曹
冠秦塤周寅鄭時中秦焞鄭縝沈興傑秦焴凡有八人
其間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未識字者濫竊儒科
復占省額欲乞於曹冠等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却
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詔侍從臺諫同共看
詳申省取旨於是户部尚書韓仲通等言冠卿所奏物
議甚當委可施行右正言淩哲言稽之師言誠為允當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冠卿所請於祖宗條制别無更改

委得允當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無官人赴試者合行駁放中興聖政云其後又駁放曹緯一名然後以前榜侵取之數於後榜收使庶協公論故有是旨曹冠乾道五年第二甲第七人再及第

庚辰詔諸路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尚書省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州縣增置吏額紛張生事吏日益富民日益貧乞委常平官躬親出廵視州縣繁簡分為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内有嘗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

收敘故有是命時浙東一路吏額踰四千人左朝奉郎提舉本路常平茶鹽公事趙公稱首奏損其半上嘉之十二月己酉公稱言本路吏額四千二百六十一人減二千一百九十三人今併書之　國子錄周操為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　右朝議大夫知楚州陳機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孟處義知楚州　左宣教郎劉珙主管台州崇道觀珙始以忤秦檜被斥至是得祠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鄂州

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董先以病乞離軍罷為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永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朱孝莊卒

辛巳詔滁州合起上供錢權以六分為額先是淮南轉運副使蔣璨奉詔保明楚州盱眙軍並免起稅十年報可今年五月丙辰得旨至是璨又言滁州見令已起上供八分委實無所從出乞與蠲免十年而户部言本州每年合發錢並已起足顯見財賦可以應辦今來所乞難行及進

呈乃有是命孫覿撰蔣璨墓誌云公在淮南奏言二淮
有上供錢尚著版籍中戶部移文督責無虛月積二十
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劄且有詔蠲之按此所云與日
歷全不同按戶部狀則滁州自紹興二十三年方起上
供至此纔四年乃云積二十一年不得一錢又其誤矣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司張滙直祕閣兩浙轉運副
使陳璹並進職二等與在外宮觀以引疾有請也　右
朝請大夫新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直祕閣新知
秀州張偁並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壬午上諭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堂中面諭

與近屢降寛恤事件令徧諳所部賦税之足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訪問如有奉行不虔職事不舉者並按劾以聞庶幾可以警動諸路使皆知所視傚

癸未宰執進呈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三十文上曰昨聞淮南米賤朕恐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以惠民今米價如是則米須急候價減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時若戸部無錢朕當自支一百萬緡令收糴也

祕書省正字張震通判荊南府

甲申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縣令政績上曰此不須行侍從何緣遍知縣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監司考察聞奏矣上又曰大率賞罰須當並行政治顯著者即與陞擢無狀者即與降黜則善惡知所勸沮　尚書省勘會右朝請郎提舉廣南市舶鄔及之係曹泳所薦今來輒敢沮抑蕃國入貢與帥臣不和詔放罷時三佛齊國請入貢廣東帥臣折彥質為請而及之多沮抑之故罷　是

日鎮江府發解舉人而閩人有冒貫者舉人周晉等持梃欲擊之守臣直祕閣林大聲率府寮往視爲飛石中其幘吏士有被傷者大聲即捕舉人十八人屬吏事聞詔停舉令金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董芉審問晉遁去其徒顧作猷等皆坐編管殿舉有差其後右正言凌哲奏舉人喧競蓋大聲遣卒護送閩人冒貫激使之然於是大聲亦罷舉人行遣在九月丁卯大聲罷在十月庚戌今併書之

乙酉沈該等奏今歲科舉極整肅有傳義挾書者皆扶

出上曰朕於此事極留意異日宰執侍從皆於此途出豈容冒濫所謂拔本塞源也　戸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軍馬錢糧逢汝霖入辭論常賦欠少留滯遂致總領所借用封樁失緩急枝梧之策望將降處分令後諸路監司州縣合應付大軍錢物如樁辦有欠少起發有稽違委總領所於逐歲比較將最稽違最欠少一兩處按劾奏聞乞賜施行庶為慢吏之戒從之汝霖又言州縣受納稅米取耗唯恐不多乃將在倉米斛出

糴收其價直以資妄用望特降處分應係省米斛不得擅糴如委因闕乏事須出糴即具因依申轉運司待報施行仍令覈實申戶部照會詔本部申嚴行下　敷文閣待制知洪州閭邱昕卒

丙戌左朝請郎知郢州李長民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請郎通判臨安府王傳為廣南路提舉市舶

丁亥詔刑部將見責降未敘復武臣檢舉申尚書省取

旨　延福宮使寧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珂

令再任

戊子戶部言苗稅和買絹經總制錢等皆是常賦州縣爲見朝廷累降寬恤指揮免放積年欠負因此拘催起發弛慢意復指擬免放竊慮有誤支遣欲令諸路監司催督依條限拘催起發仍從本部將去年驅磨違慢多處按劾取旨重賜施行從之　詔左廸功郎曹緯依曹冠等例駁放御史中丞湯鵬舉言緯係泳之姪於持祖

母服中就試并與故相秦檜至親試官觀望濫中科第故也（緯乾道八年再試第五甲第一百四人同進士出身）

己丑詔蠲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後至二十年終積欠内庫折帛錢二百三十三萬餘緡絹二十萬七千餘匹以守臣寶文閣學士張燾建言累放以來積年拖欠歲久無所從出上特恩也（按累降指揮放欠至紹興二十二年而今燾所請乃紹興二年至二十年所欠不知何以獨不減也）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

李義武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六兩明珠百沉香千斤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十匹馬十象九詔尚書左司郎中汪應辰燕國以于玉津園遝國以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國以之來也資政殿學士施鉅守靜江自詣驛與之為禮論者不以為是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才七十五日　左朝

散大夫景䥶言四川絹直一匹不及五千而官估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絹直不過作九千而已臣嘗計會四川總領司物帛估錢之數無慮六百萬緡今若蠲其虛估之數亦不過為緡錢三百許萬耳況昨降聖旨已禁止餘財奇貨其數可以補之若有司尚以歲計為解如前所蠲瑣碎條目復其一二亦無甚害或但上等仍舊盡蠲二等以下戸亦實惠也詔戸部看詳來上後二日宰執進呈次上曰景䥶所論須

量與減損若第令看詳雖行下數十次何益莫若便令總領所契勘合蠲減數目具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既而戶部言難以遥度乞令總領所量行裁減於昨來所取歲剩錢内通融應付從之明年三月己丑減放

壬辰端明殿學士知廣州折彦質移知洪州

癸巳詔入内内侍省使臣李唐卿王裕為禁中作過特降充祇候内品雖大赦不許收敘仍不得收充入内省

此以紹興三十二年金安節繳奏
唐卿等敘官狀修入未見事因

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參知政事　右朝奉大夫王趯知純州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平王李天祚為檢校太師功號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以其來貢也　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　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㓫景夏試中書舍人　秘書少監楊椿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　秘書省著作郎趙逵試起

居郎　祕書省著作郎周麟之試起居舍人　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以病不能朝乞與在外宮觀迎奉燕王影貌任便居住從之

丙申祕書省校書郎黄中為著作佐郎　左從事郎沅州州學教授汪澈為祕書省正字澈浮梁人嘗為衡州州學教授不為秦檜所知及代還復置之沅州時万俟卨謫沅澈從之遊至是薦用

丁酉宰執進呈右正言淩哲論上饒知縣李維秬不法

上令放罷取勘上又曰近監司殊不舉職州縣官有犯臺諫論列得實監司亦不加罪自今有犯監司若不按發並當行遣或降官或放罷使之知畏諸路行遣三兩人則事無不舉矣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新除尚書吏部侍郎吴秉信欲援赦文而放還親黨私自好佛而唱賁祠部詔秉信充右文殿修撰知常州鵬舉又言新除中書舍人凌景夏自為右史每有面從退必後言詔景夏直龍圖閣知撫州　祕書省校書郎王剛中為著作

佐郎

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强弩制其弓

矢則曰以遠剋近以强制弱其説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詔自今州縣官贓私不法監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

辛丑沈該等奏安南人欲買撚金線緞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絶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為泥甚可惜天下産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銷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絶須申嚴行之　詔增置太學正録各

一員　左宣教郎劉天民為太府寺丞天民哲夫子也哲夫正夫弟故都水使者為湯鵬舉所愛自平江職官入朝得掌故而又有是命此為葉義問奏湯鵬舉交結事始

癸卯權尚書禮部侍郎賀允中兼實錄院修撰

乙巳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同知樞密院事　左朝散郎新知惠州朱倬行國子監丞倬入辭乃有是命

國子監主簿張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其父參知政事綱引嫌有請　詔内外文武大小臣僚告身自今並依

大觀格分十六等製造既而將作監請自內命婦遷轉封贈及外命婦郡夫人以上並不用綱袋及銷金從之

丁未右朝請大夫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滎嶷直祕閣知臨安府　左從政郎温州州學教授史浩為太學正左廸功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陳良祐為太學録浩才從子良祐金華人皆以近臣薦其才而有是命

戊申左廸功郎新平江府司理參軍陳窾左從事郎新泉州州學教授陳豐並改差充勑令所刪定官亦用近

臣薦也

己酉秘書省正字汪澈兼實錄院檢討官　初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以制置司檄充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境被朝命措置銅山縣銅事之望以朝廷專委辭考試遂徑至銅山行視得新舊銅窟二百餘其可採者十七所而已自政和中歲以三百八十六斤為額至是之望欲增為萬斤鄉民哀訴久之乃籍匠戶置場烹煉官為主之所得僅五百斤之望乃請歲以六千斤為

額計綱赴行在遇閏增五百斤從之此以之望中省劄子修入劄子稱九月初十日徑到銅山縣己酉初十日也其中乞立額當在明年二三月間今聯書之

庚戌戶部尚書韓仲通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　太學博士何俌言令監司郡守遞相送遺公行博易月至千緡而閑慢小官合得供給俸錢有累月倚閣者望嚴行禁止如尚違戾重寘典憲從之然迄今不能革也

壬子內降詔曰四川軍儲供億民力不易深軫朕懷昨遣鍾世明措置裕民事雖已蠲放積欠減免折估等錢

不住據州郡監司繼有申請及士民陳獻利害而去朝
廷遠難以計度已專委許尹王之望同制置總領茶馬
司公同相度措置其各體至意悉心條具以聞庶實惠
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尹之望時為潼川成都府路
漕臣先二日有旨令同三司條具限一季申省至是降
詔
詔諸路監司守臣條具到裕民事令給舍看詳以
聞
癸丑御史中丞湯鵬舉兼侍讀權尚書兵部侍郎兼國

子祭酒楊椿兼侍講　右朝奉郎鄒栩追毁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栩知處州犯入已贓為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當流三千里牢執以獄上上曰是入已贓否沈該曰據按是入已栩乃浩子上曰浩元祐間有聲稱其子乃爾遂蹙頞久之曰既犯贓法不當赦可特免真決仍永不收敘上又曰朕觀祖宗時贓吏多真決邇來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檢坐祖宗朝行遣贓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祖宗

立法之嚴自後有犯當依此施行必無少貸

甲寅尚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真決贓吏指揮詔刑部鏤板行下自今有犯斷在必行決無容貸　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周操言前此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朝廷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以管庫窠闕使一旦舍其平日所習似非選練本意自今乞下樞密院措置高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使各以才武自効從之　左奉議郎何麒充四川安撫制

置司參議官左朝奉郎程敦厚充夔州路安撫司參議
官
丙辰左宣教郎新無為軍軍學教授任質言充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紹興府供職質言伯雨孫也先有詔召試
館職而質言以疾辭乃有是命
戊午詔自今用舉主改官闕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
犯贓其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論訟及宅司按
發臺諫論列即不許旋行首舉上以吏徇私受賕妄舉

者衆故條約之

巳未右正言凌哲言諸路州縣將人戸畸零稅租依舊過數科催如納絹一寸便令納一尺糓米一勺便令納一升民輸十九之賦而官無一毫之增利專私室怨歸公上此何理也望申嚴州縣止據實數折納價錢及聽合鈔送納本色不得凖前過有科取以就整數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御史臺體訪論列人戸越訴施行從之然沿襲巳久終不能革也

庚申直祕閣知臨安府縈嶷請對上謂大臣曰朕當諭以東吏姦即還商賈物貨及木植價錢勿留民訟如見得曲直即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沈該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三者陛下洞照曲折又不以供應責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　左廸功郎林之竒為祕書省正字

辛酉國子監丞王晞亮請初出官人不得用綱賞免詮試從之晞亮莆田人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大理少

卿章壽猥陋無恥交結魏良臣近治臨安府再置豬羊圈恣為出入詔放罷

壬戌尚書刑部郎中楊揆為大理少卿　武翼郎張掄特遷武翼大夫貴州刺史以昨差奉使未曾推恩故也

甲子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祖宗舊制樞密院有聖語則副使錄之比歲不舉行欲依舊制閑語恭即書記同時政記上進降付史館從之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西清次對超躐禁從所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謹按敷文

閣直學士秦塤數文閣待制秦堪數文閣待制吴益皆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伏乞鐫褫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婿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後二日鵬舉復言臣暗於大體不能仰體陛下始終禮遇大臣之意豈堪尚居言責

之地乞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上復優諭之

乙丑右文殿修撰新知常州吳秉信卒於蕭山縣特贈六官為左中奉大夫

丙寅上謂沈該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賕深為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禄薄須量增然後可以責其守法該奏今吏禄比京師已添上曰不然此間物貴雖已增未必足用已而戸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為率量增二分上可之

丁卯國子正陳天麟言比年以來歲多豐稔然間有水旱細民就食他郡其逃去之常賦乃責之催科保長臣親見宣城廣德建平三邑之患如此宣城自經界時椿閣逃户凡物帛九百餘匹米三千餘石廣德以近年水旱逃户所逋物帛一千八百餘匹米亦三千餘石建平逃户物帛一千四百餘匹米二千二百餘石皆額在而民去取辦保長以塞上司之責至於監繫笞箠破產敗家臣所見三縣如此其他亦可概見矣欲望令户部行

下監司州郡檢視逃戸委實保明聞奏乞與倚閣三年或五年則人自歸業却行起理庶幾愛惜根本詔戸部看詳申省

戊辰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贓祕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饕賄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聞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馭吏最為劇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合用之例修入見行

之法以為中興之成憲從之後四年乃成鵬舉又乞選差獄官必依祖宗格法試中二等以上者次第注擬時沈該當國多引里黨諸少年為大理評事故鵬舉及之

是月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黄潛善特贈左中大夫明年

七月追復

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應詔言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姦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戸利之而下戸皆不願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詰其所

以願行之意則曰人户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户有户者無田差某等充户長催驅稅賦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甚衆若用經界則户名有歸此弊可絶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為便而欲行或以為害而欲罷因數十為朋自辯於庭下各執偏說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已之私而形勢户之不願者為多蓋詭名挾户非下户所為蜀人之至東南者皆士

大夫不然則公吏與富民爾其貧乏之徒固不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縁與士大夫接故不顧者之説獨聞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間士夫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投狀煩紊陛下憂憫黎元至誠無已始也以稅賦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然姦民覬望詞訟滋繁諸路監司累年講究終無為别白而言之者誠以事體至重衆口不同利

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旨坐知復州蜀人王騤乞罷經界劄子委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於部內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所主相半臣以謂此田里閭事見民情然後可決雖有牒訴皆一偏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各使書其名下鄉分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界戶若干於是究其兩黨之多少本路管十五州瀘敘州長寧軍以邉郡不行經界渠果州廣安軍既

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為稅戶三十三萬三千七百有奇願行經界者十七萬七千五百餘戶此其大略也别州計之則昌榮資州懷安軍四州之民願者為多潼川遂寧府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為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别計之則願行之多者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有一蓋由當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泰甚雖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為正今之經界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之

願行者多自不須復議願行者少爲之量行措置人戶之增減者輕自不須復議增重者爲之少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省不至甚擾正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以釐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者旣以爲是增者必以爲非若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而無定也且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驗土色之高下量頃畝之多少姦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當造帳畫圖爲費甚廣追呼須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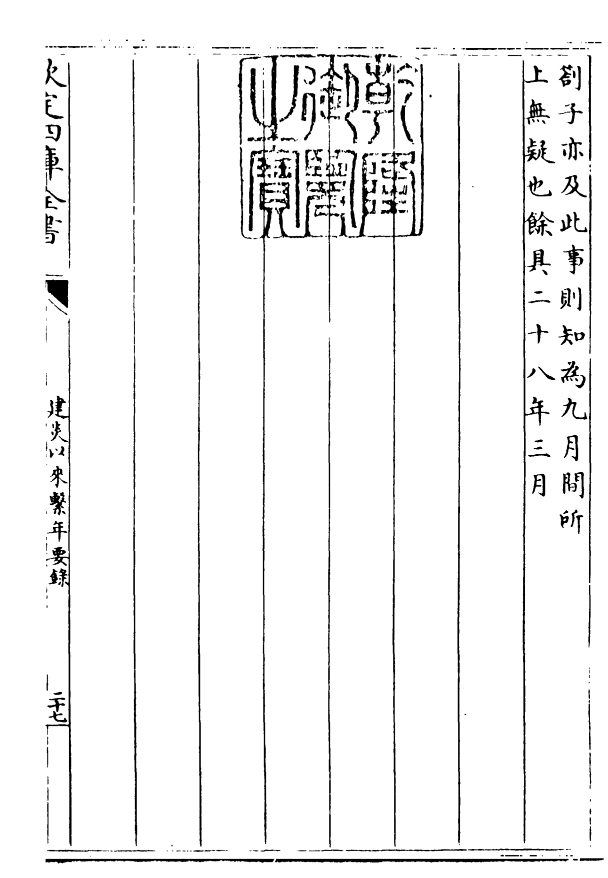
在既往雖改無及至於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其弊就二者而較之經界之弊在於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舊稅之弊則在於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尤庶幾於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也而蜀人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實若初行之擾則有之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且以倚郭小溪一縣論之官戸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用經界者一百六十有七公吏為戸二百二十有二而願用者

十有八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過哉至於下戶逃移亦絶無僅有或以時經旱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固善今立為成法已經十二三料舊說圖籍悉皆散落中間買賣分析戶眼改新㓈覈見隱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盡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則陞降紛然僥倖復啟實戶之創出者悉皆走失虛戶之詭立者不可推尋吏

肆其姦又将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愈艱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為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彫瘵之民無復寧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静以鎮之姑去其泰甚者則紛紛自息天下幸甚據本路見行經界昌資榮州懐安軍民願者多乞且令仍舊普合州富順監遂寧潼川府民願者少乞量行減正臣願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逐處事宜從長措置應經界縣分有新税溢於舊額者乞令逐縣收舊税

額外之數將大段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人戶經界新稅比舊增減五七分以下者更不在裁正之限令所委監司選差見任官五員分詣諸縣逐鄉受狀令佐內選可委官一員通簽所差官若事畢日別無違戾民訟稀少乞許保明申奏朝廷量行推賞仍候農隙月分措置左僕射沈該進呈於是畫旨行下之望所上議不得其月日而狀首稱奉今年七月九日求言詔書故附九月末之望又有二十八年三月申省劄子云蒙取旨依申亦不知以何日降指揮以其言經界利害甚悉故詳載之按日歷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有令漕臣措置經界指揮而之望二十八年申省

劄子亦及此事則知為九月間所
上無疑也餘具二十八年三月



建炎以来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四